



Experimental Epistemology

# 实验知识论研究

曹剑波◎著

本书较系统、全面地介评实验知识论 10 余年来的研究成果；  
以中国人为研究对象，  
系统研究社会经济地位、教育、问题提供的方式等因素对知识归赋直觉的影响；  
调查中国普通大众对知识定义的看法以及他们是如何进行知识归赋的；  
创建知识归赋的广义语境主义理论来解释知识归赋直觉的多样性；  
反驳对实验哲学的质疑。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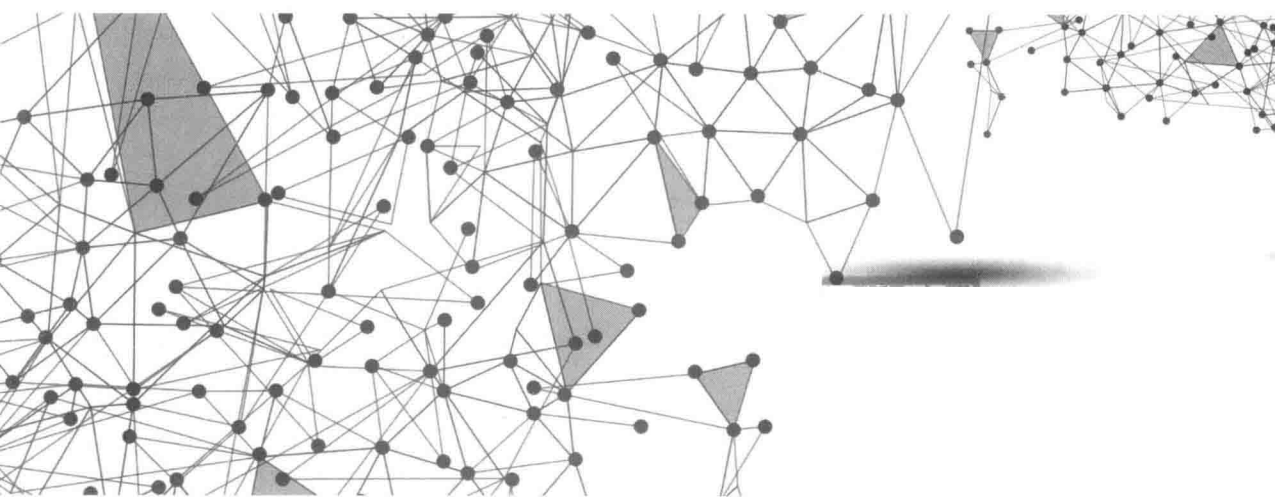
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立项编号：14BZX067）

厦门大学2018年度校长基金·创新团队项目

“多维视野下闽台朱子学之前沿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72018001）

# 实验知识论研究

曹剑波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实验知识论研究/曹剑波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8. 6

ISBN 978-7-5615-7014-2

I. ①实… II. ①曹… III. ①科学哲学 IV. ①N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35242 号

---

出 版 人 郑文礼

责任编辑 文慧云

---

出版发行 厦门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政编码 361008

总 编 办 0592-2182177 0592-2181406(传真)

营销中心 0592-2184458 0592-2181365

网 址 <http://www.xmupress.com>

邮 箱 [xmup@xmupress.com](mailto:xmup@xmupress.com)

印 刷 厦门集大印刷厂

---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8.5

字数 432 千字

版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78.00 元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信二维码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博二维码

## 内容摘要

“实验哲学是近年来哲学上最令人兴奋和最有争议的发展成果之一。”(查默斯语)实验知识论是十余年来伴随实验哲学运动而产生的一种新兴的知识论。传统的分析知识论凭借哲学家的直觉和思辨分析的方法来研究知识论的问题,而实验知识论主要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来检测普通大众对知识论问题的直觉,从而为解答知识论问题提供实证数据。一切可以实验化的分析知识论问题都是实验知识论研究的对象。

我们的主要研究有:(1)较系统、全面地介评实验知识论 10 余年来的研究成果;(2)以中国人为研究对象,较系统地研究种族、社会经济地位、教育、问题提供的方式等因素对知识归赋直觉的影响;(3)较为系统地调查了中国普通大众对知识定义的看法以及他们是如何进行知识归赋的;(4)创建知识归赋的广义语境主义理论来解释知识归赋直觉的多样性;(5)反驳对实验哲学的质疑。

**关键词:**实验知识论;知识归赋;直觉;普通大众

# 前言

## 一、国内外实验知识论研究现状

温伯格(Jonathan M. Weinberg)、尼科尔斯(Shaun Nichols)和施蒂希(Stephen P. Stich)在2001年发表的《规范性与认知直觉》<sup>①</sup>一文,是知识论发展的里程碑,标志着实验知识论(experimental epistemology,或X-epistemology<sup>②</sup>)的诞生。该文一石激起千层浪,知识论学家们对新生的实验知识论的合法性展开了激烈的论争。他们对待实验知识论的态度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以索萨(Ernest Sosa)<sup>③</sup>、威廉姆森(Timothy Williamson)、路德维格(Kirk Ludwig)<sup>④</sup>和伍尔福克(Robert L. Woolfolk)<sup>⑤</sup>为代表的强烈反对者,对实验方法作了毫不留情的批评,他们的批评集中在:质疑问卷过程中自我报告的可信性;质疑测量的有效性和可靠性;质疑抽样、随机分配问卷的恰当性;质疑研究报告的严谨性等。第二种是以席培尔(Joseph Shieber)<sup>⑥</sup>、霍瓦思(Joachim Horvath)<sup>⑦</sup>、格伦德曼(Thomas Grundmann)<sup>⑧</sup>、基珀(Jens Kipper)<sup>⑨</sup>和霍夫曼(Frank Hofmann)<sup>⑩</sup>等为代表的温和反对

① Jonathan M. Weinberg, Shaun Nichols & Stephen P. Stich, "Normativity and Epistemic Intuitions", in Joshua Knobe & Shaun Nichols (eds.),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7-46.

② X-“知识论”即“未知知识论”,表示作为一种新的知识论其前景是未知的。

③ Ernest Sosa, "Intuitions and Meaning Divergence",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2010(23:4): 419-426.

④ Kirk Ludwig, "Intuitions and Relativity",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2010(23:4): 427-445.

⑤ Robert L. Woolfolk,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A Methodological Critique", *Metaphilosophy*, 2013(44:1-2): 79-87.

⑥ Joseph Shieber, "On the Nature of Thought Experiments and a Core Motivation of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2010(23:4): 547-564.

⑦ Joachim Horvath, "How (Not) to React to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2010(23:4): 447-480.

⑧ Thomas Grundmann, "Some Hope for Intuitions: A Reply to Weinberg",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2010(23:4): 481-509.

⑨ Jens Kipper, "Philosophers and Grammarians",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2010(23:4): 511-527.

⑩ Frank Hofmann, "Intuitions, Concepts, and Imagination",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2010(23:4): 529-546.

者,总体上同情实验的方法,但主张研究知识论的主要方法仍然是传统的分析方法。第三种是以诺布(Joshua Knobe)、尼科尔斯(Shaun Nichols)、亚历山大(Joshua Alexander)<sup>①</sup>、普林茨(Jesse J. Prinz)、科恩布里斯(Hilary Kornblith)、罗斯(David Rose)和丹克斯(David Danks)<sup>②</sup>等为代表的温和支持者,倡导把实验方法看作“往哲学家的工具箱里添加另一种工具”<sup>③</sup>,主张把实验方法当作知识论研究的新方法。第四种是以纳罕姆斯(Eddy Nahmias)、莫里斯(Stephen Morris)、纳德霍夫尔(Thomas Nadelhoffer)和特纳(Jason Turner)<sup>④</sup>等为代表的强烈支持者,主张抛弃传统知识论的研究方法,全面采用实验方法从事知识论研究。

无论如何,实验知识论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了知识论的一个新的分支。与以往的分析知识论不同,实验知识论借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如问卷调查、典型或个案研究、统计分析等)和认知科学的方法(如认知负荷研究、眼球追踪研究、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反应时研究等)为研究知识论问题提供实证数据,以此探求解答知识论难题的新途径,提出知识论新发现的重要手段。实验知识论不仅为分析知识论提供方法上的补充,还可以改进传统的研究知识论问题的方法。

不少哲学家主张,哲学的核心工作是概念分析。例如,黑格尔指出:“哲学是概念性的认识”<sup>⑤</sup>,维特根斯坦断言“哲学研究:概念研究”<sup>⑥</sup>,普林茨也说:“概念分析是哲学的核心工具”,并说“我们称为‘哲学’的东西在很大部分展现了概念澄清工作。因此,毫不奇怪的是,最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方法之一是概念分析”<sup>⑦</sup>。作为哲学重要分支的主流知识论也是采用概念分析的方法,力图通过把某个概念分解为基本组成部分来精确界定概念的定义,并用精确性来衡量概念分析的进步性。在确定某个重要的哲学概念的定义后,人们经常会用不同的可能情况来检验这个定义是否恰当,是否获得了某个概念的充分必要条件。分析知识论学者的结论因而是必然的,其表现形式可能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肯定会说……”

分析知识论学者凭借他们自己的想象构建特殊的案例,并通过思辨对其进行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其结论往往依赖于他们个人的直觉。依赖分析知识论学者自己的直觉是

① Joshua Alexander,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2.

② David Rose & David Danks, “In Defense of a Broad Conception of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Metaphilosophy*, 2013(44:4): 512-532.

③ Joshua Knobe & Shaun Nichols (eds.),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Volume 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0.

④ Eddy Nahmias, Stephen G. Morris, Thomas Nadelhoffer & Jason Turner, “Is Incompatibilism Intuitive?” in Joshua Knobe & Shaun Nichols (eds.),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Volume 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81-104.

⑤ [德]黑格尔著,贺麟译:《小逻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27页。

⑥ Ludwig Wittgenstein, *Zettel*,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67, § 458.

⑦ Jesse J. Prinz, “Empirical Philosophy and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in Joshua Knobe and Shaun Nichols(eds.),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90.

分析知识论的重要特征。<sup>①</sup>问题在于:分析知识论学者个人的直觉是否必然可靠?而且知识论专家爱以“任何正常人都具有共同的直觉”为常识、为公理,并以本己的直觉代表大众的直觉,然而,专家的直觉真的能够代表大众的直觉吗?基于分析知识论学者直觉的理论阐释,由于缺乏事实性的证据支持,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程度的模糊性和主观性,容易造成知识论理论上的歧义纷争、莫衷一是。

实验知识论的产生正是根源于分析哲学概念分析方法的局限性,根源于对专家直觉的质疑。实验知识论学者研究的问题与分析哲学家相同,然而,与分析知识论学者闭门造车、反躬自问不同,实验知识论以实验方法来解决知识论问题,通过实验的方式来获取普通大众对各种知识论案例反应的相关数据,从而对原本属于知识论学者主观判断或概念分析的问题加以解释,得出某些实证的结果。实验知识论学者的结论因而是或然的,其表现形式可能是:“在这种情况下,65%的受试者说……”<sup>②</sup>实验知识论学者并不重视用其他概念来分析某个概念。相反,他们强调对影响某个概念应用的那些因素进行说明,特别是对构成这些应用基础的内在心理进程进行说明。实验知识论不是用概念分析的精确性来衡量进步,而是用能够获得的解释深度来衡量进步。

实验知识论反对未经检验的、关于知识论问题的直觉看法,在知识论问题的研究上,主张把实验方法与思辨方法结合起来。实验知识论学者借助其他学科的方法来补充自己手中的“工具”,借鉴系统的实验方法来“援助”知识论,为“知识论研究的工具箱里”增添“新工具”,给知识论的观点提供一些经验性的“证据”。

实验知识论的出现,是知识论研究方法的重大变革。10多年来,各类学术刊物出版了大量实验知识论的论文,哈佛、牛津、剑桥等著名大学出版社也出版了多本相关著作。国外知识论学界还成立了各类实验知识论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实验知识论目前代表性的成果集中在4本论文集和4本专著中。4本论文集分别是《实验知识论的进展》<sup>③</sup>、《实验哲学》(卷1)<sup>④</sup>、《实验哲学》(卷2)<sup>⑤</sup>和《实验哲学及其批评者》<sup>⑥</sup>;4本专著分别是《实验

① 基于分析知识论重思辨轻实验,实验知识论学者把分析知识论称为“扶手椅知识论(*armchair epistemology*)”,这是一种贬义的称谓。英语“*armchair*”作名词时是扶手椅、单人沙发;作形容词时常为贬义,即光说不练的、只说不动的、空谈的、脱离实际的、安逸的。

② Joshua Knobe & Shaun Nichols (eds.),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4.

③ James R. Beebe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Epistemology: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Series*,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4.

④ Joshua Knobe & Shaun Nichols (eds.),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Volume 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实验哲学》一书,可以视为实验哲学兴起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该书收录了近年来实验哲学的主要研究成果,综合反映了该领域的最新研究状况。

⑤ Joshua Knobe & Shaun Nichols (eds.),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Volume 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⑥ Joachim Horvath & Thomas Grundmann (eds.),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哲学导论》<sup>①</sup>、《伦理学中的实验》<sup>②</sup>、《没有直觉的哲学》<sup>③</sup>和《传统哲学和实验哲学读本》<sup>④</sup>。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荷兰等欧洲国家,出现了不少做哲学实验的哲学家,并形成了一些有影响的团队,创建了几十所哲学实验室。目前比较有影响的实验室有美国的耶鲁大学的实验哲学实验室(Yale's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Lab)、亚利桑那州大学的实验哲学实验室(Arizona's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Lab)、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哲学系的实验哲学实验室(San Diego's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Laboratory)、希莱纳大学哲学系的行为哲学实验室(Schreiner's Behavioral Philosophy Lab)、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恒生认知研究中心(Hang Seng Centre for Cognitive Studies)、意大利帕维亚大学哲学系创建的计算哲学实验室(Pavia's Computational Philosophy Laboratory)、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哲学系创建的逻辑与实验哲学实验室(Simon Fraser's Laboratory for Logic and Experimental Philosophy),等等。专业的实验知识论团队和实验室有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实验知识论研究小组(Buffalo's Experimental Epistemology Research Group)和印第安纳大学哲学系的实验知识论实验室(Indiana's Experimental Epistemology Lab)。2011年6月厦门大学知识论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成立;2013年6月国内第一所哲学实验室“厦门大学哲学实验室”成立;2015年12月由厦门大学校长基金资助的知识论与认知科学研究创新团队成立;截至2017年6月30日,“知识论与实验哲学研究”学术沙龙已经成功举办72期<sup>⑤</sup>。各种实验哲学的会议和论坛在世界各地不断举行,实验哲学学会、专门网站和在线期刊相继创立,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引领哲学研究的前沿。实验知识论极大地挑战了传统知识论的许多结论,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新发现。

实验知识论挑战分析知识论的一些重要共识的方面有:

(1)对葛梯尔型直觉的挑战。在主流的分析知识论者看来,葛梯尔化的主体没有知识,这种看法被称为葛梯尔型直觉。《规范性与认知直觉》<sup>⑥</sup>、《调查驱动的浪漫主义》<sup>⑦</sup>和《知识的大众概念》<sup>⑧</sup>等文通过实验发现,外行和非西方人倾向于认为葛梯尔主体有知识。

① Joshua Alexander,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2. 《实验哲学导论》聚焦于实验哲学和传统分析哲学的目标与方法的关系,并详尽地审视了实验哲学中截然不同的哲学计划,解读了各自独特的贡献、优势与不足。该书把实验哲学放在当代和历史的语境中,阐释了其目标和方法,并通过与实验哲学批评者的交锋,批判性地评价了实验哲学中重要的主张和论证。

② Anthony Appiah, *Experiments in Eth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③ Herman Cappelen, *Philosophy without Intui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④ Fritz Allhoff, Ron Mallon & Shaun Nichols, *Philosophy: Traditional and Experimental Reading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⑤ <http://epistemology.xmu.edu.cn/>

⑥ Jonathan M. Weinberg, Shaun Nichols & Stephen P. Stich, "Normativity and Epistemic Intuitions", in Joshua Knobe and Shaun Nichols (eds.),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7-46.

⑦ Simon Cullen, "Survey Driven Romanticism", *Review of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 2010(1: 2): 275-296.

⑧ Christina Starmans & Ori Friedman, "The Folk Conception of Knowledge", *Cognition*, 2012(124): 272-283.

《知识是确证的真信念吗?》<sup>①</sup>和《一种引人注目的艺术:葛梯尔案例的测试》<sup>②</sup>用三分(tri-partite)结构设计方法指导参与者评估葛梯尔案例,结果发现,外行和非西方人都明确认为葛梯尔主体没有知识。《外行否认知识是确证的真信念》<sup>③</sup>用实验系统地研究了葛梯尔型案例中知识归赋与确证归赋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外行与哲学家相似,都不会把确证的真信念当作是知识;葛梯尔型直觉是非常坚实的,不受参与者的年龄、性别和种族的影响。受试者的个体特征是否会影响葛梯尔案例的知识归赋,是实验知识论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

(2)挑战蕴涵理论的实验研究。蕴涵理论主张,知识蕴涵信念。换言之,如果你知道P,那么你必定相信P。《知道P而不相信P》<sup>④</sup>用实验数据试图把当代知识论从蕴涵论题的教条主义迷梦中唤醒,初步证明:知识蕴涵理论并不像知识论者常说的那样,是明显的、无争议的,也不是广泛接受的;反蕴涵理论既不特殊,也不悖常理。《凭借厚的和薄的信念》<sup>⑤</sup>通过把信念分为厚(thick)信念和薄(thin)信念,对反蕴涵理论提出了批判,主张有修饰的蕴涵理论,认为知识蕴涵薄的信念。《上帝知道(然而上帝相信吗?)》<sup>⑥</sup>用地球中心案例重新挑战了蕴涵论题,并用信念的确信来解释为什么蕴涵论题是错误的。

实验知识论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新发现,这些发现有:

(1)知识归赋具有风险敏感性。归赋者语境主义和利益相关的不变主义都主张,知识归赋具有风险敏感性。然而,《当事情不太重要时,你知道更多吗?》<sup>⑦</sup>、《实践利益、相关选择项和知识归赋:一个实验的研究》<sup>⑧</sup>、《周六知识没有关闭:日常语言的研究》<sup>⑨</sup>、《风险对证据不重要的证据》<sup>⑩</sup>等文,通过几个独立的实验发现,风险在知识归赋中并不重要。与

① John Turri, "Is Knowledge Justified True Belief?" *Synthese*, 2012(184:3):247-259.

② John Turri, "A Conspicuous Art: Putting Gettier to the Test", *Philosophers' Imprint*, 2013(13:10):1-16.

③ Jennifer Nagel, San Juan Valerie & A. Mar Raymond, "Lay Denial of Knowledge for Justified True Beliefs", *Cognition*, 2013(129):652-661.

④ Blake Myers-Schulz & Eric Schwitzgebel, "Knowing That P Without Believing That P", *Noûs*, 2013(47:2):371-384.

⑤ Wesley Buckwalter, David Rose & John Turri, "Belief Through Thick and Thin", *Noûs*, 2015(49:4):748-775.

⑥ Dylan Murray, Justin Sytsma & Jonathan Livengood, "God Knows (but Does God Believe?)", *Philosophical Studies*, 2013(166):83-107.

⑦ Adam Feltz & Chris Zarpentine, "Do You Know More When It Matter Less?"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2010(23:5):683-706.

⑧ Joshua May, Walter Sinnott-Armstrong, Jay G. Hull & Aaron Zimmerman, "Practical Interests, Relevant Alternatives, and Knowledge Attributions: An Empirical Study", *Review of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 2010(1:2):265-273.

⑨ Wesley Buckwalter, "Knowledge Isn't Closed on Saturday: A Study in Ordinary Language", *Review of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 2010(1):395-406.

⑩ Mark Phelan, "Evidence that Stakes Don't Matter for Evidence",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2014(27:4):488-512.

此不同,《知识、实验和实践利益》<sup>①</sup>、《对比知识调查》<sup>②</sup>、《利益相关的不变主义的经验检验》<sup>③</sup>和《知识、风险和错误》<sup>④</sup>等文则发现,风险在知识归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以往没有检测出知识归赋的风险效应的实验存在着四个方面的设计错误:错误的第三方提问方式;没有测试正确的变量;有叙述者暗示问题;存在抑制效应。

(2)发现了知识归赋的副作用效应(或称为诺布效应)。这些研究有:《认知副作用效应》<sup>⑤</sup>、《诺布效应案例中信念和反思的中心性》<sup>⑥</sup>、《知识与行动之间的令人惊奇的联系:认知副作用效应的稳定性》<sup>⑦</sup>、《葛梯尔制造了认知副作用效应》<sup>⑧</sup>、《什么可能更坏:认知副作用效应的概率解释》<sup>⑨</sup>、《葛梯尔化的诺布效应》<sup>⑩</sup>、《认知副作用效应知识的问题》<sup>⑪</sup>等。

(3)在知识论其他问题上的发现还有:《规范性与认知直觉》<sup>⑫</sup>、《元怀疑主义:人类知识论沉思》<sup>⑬</sup>、《哲学直觉的不稳定性》<sup>⑭</sup>等对各类认知直觉的不稳定性进行了研究;《大众

① Nestor Ángel Pinillos, "Knowledge, Experiments and Practical Interests", in Jessica Brown & Mikkel Gerken(eds.), *New Essays on Knowledge Ascrip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192-219.

② Jonathan Schaffer & Joshua Knobe, "Contrastive Knowledge Surveyed", *Noûs*, 2012(46:4):675-708.

③ Chandra Sekhar Sripada & Jason Stanley, "Empirical Tests of Interest-relative Invariantism", *Episteme*, 2012(9:1):3-26.

④ Wesley Buckwalter & Jonathan Schaffer, "Knowledge, Stakes, and Mistakes", *Noûs*, 2015(49:2):201-234.

⑤ James R. Beebe & Wesley Buckwalter, "The Epistemic Side-Effect Effect", *Mind & Language*, 2010(25):474-498.

⑥ Mark Alfano, James Beebe & Brian Robinson, "The Centrality of Belief and Reflection in Knobe-Effect Cases", *The Monist*, 2012(95:2):264-289.

⑦ James R. Beebe & Mark Jensen, "Surprising Connections Between Knowledge and Action: The Robustness of the Epistemic Side-Effect Effect",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2012(25:5):689-715.

⑧ Wesley Buckwalter, "Gettier Made ESEE",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2014(27:3):368-383.

⑨ Nikolaus Dalbauer & Andreas Hergovich, "Is What is Worse More Likely? —The Probabilistic Explanation of the Epistemic Side-Effect Effect", *Review of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 2013(4:4):639-657.

⑩ James Beebe & Joseph Shea, "Gettierized Knobe Effects", *Episteme*, 2013(10:3):219-240.

⑪ John Turri, "The Problem of ESEE Knowledge", *Ergo, an Open Access Journal of Philosophy*, 2014(1:4):101-127.

⑫ Jonathan M. Weinberg, Shaun Nichols & Stephen P. Stich, "Normativity and Epistemic Intuitions", in Joshua Knobe & Shaun Nichols(eds.),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17-46.

⑬ Shaun Nichols, Stephen Stich & Jonathan M. Weinberg, "Metaskepticism: Meditations in Ethno-Epistemology", in Steven Luper(ed.), *The Sceptics*, Aldershot, England: Ashgate Publishing, 2003, pp.227-247.

⑭ Stacey Swain, Joshua Alexander & Jonathan M. Weinberg, "The Instability of Philosophical Intuitions: Running Hot and Cold on Truetemp",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2008(76):138-155.

论技能知识<sup>①</sup>等对技能知识(knowing-how)与命题知识(knowing-that)进行了区分;《知识归赋与改变风险的心理后果》<sup>②</sup>和《知识归赋与考量错误的心理后果》<sup>③</sup>等探讨了自信和风险在日常知识归赋中的作用。

对实验知识论,国内学界的研究较少,只有我们中心翻译出版的论文集《实验哲学》<sup>④</sup>和楼巍老师翻译的《实验哲学导论》<sup>⑤</sup>中涉及一些,以及我系博士生何孟杰所做的所与之谜的实验研究<sup>⑥</sup>。在第6—8届全国分析哲学会议和2012年召开“知识论与认知科学”学术研讨会,2013—2016年全国外国哲学年会上,出现了若干与实验知识论相关的论文。这表明,实验知识论开始成为国内学界的关注点。

总的来说,在国际上,实验知识论的研究虽然时间很短,但发展迅猛,并产生了许多有趣而又重要的发现。国内的引介与研究虽然处于起步阶段,但有望成燎原之势。

## 二、选题的价值和意义

实验知识论是一种新兴的知识论,它借用社会科学和认知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知识论问题,以此来探讨影响知识归赋直觉的各种因素及知识归赋直觉多样性的心理机制,探索知识论问题解决的新途径。实验知识论的出现,标志着知识论研究的新转向。研究实验知识论的主要意义有:

(1)前沿引介的意义。实验知识论研究发现,知识归赋除了受理性、证据、可靠性等理智因素影响外,还受诸如归赋命题的道德性、归赋者种族、文化背景等非理智因素的影响,这一重大发现对主流的理智主义知识归赋理论提出了挑战。系统而又全面地介绍实验知识论的最新成果,探讨知识归赋的多样性、普通大众与知识论者在知识归赋中差异性的实验数据,具有重要的前沿引介意义。

(2)理论创新的意义。知识归赋直觉的多样性、可变性是一个普遍的现象。知识论者与普通大众知识归赋直觉的差异性,为分析知识归赋差异产生的原因,反思传统知识论理

① John Bengson, Marc A. Moffett & Jennifer C. Wright, "The Folk on Knowing How", *Philosophical Studies*, 2009(142:3):387-401.

② Jennifer Nagel, "Knowledge Ascriptions and The Psych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Changing Stakes",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2008(86:2):279-294.

③ Jennifer Nagel, "Knowledge Ascriptions and The Psych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Thinking About Error",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2010(60:239):286-306.

④ [美]约书亚·诺布和肖恩·尼科尔斯编,厦门大学知识论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译:《实验哲学导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

⑤ [美]约书亚·亚历山大著,楼巍译:《实验哲学导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

⑥ 笔者所在的厦门大学知识论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曾经设计过一个实验,该实验要处理的一个知识论问题是:是否存在纯粹的认识,即是否存在不依赖于概念内容的认识。该实验的原理是:在最基本层面上,任何认识在大脑中都有相对应的过程,通过对脑电波的测绘和对脑区的精确定位,就可以在大脑层面上把握这一认识的过程,以及它是否动用了概念。如果动用了概念,是否一开始就动用了概念?若认识过程的最初几(毫)秒没有动用概念,那这就意味着有“纯粹的认识”存在。这个实验把本来思辨性的问题转化成了实验可操作的,或者说实证性的问题。可以说,这也是用实验方法来处理知识论问题的一个典型案例。(何孟杰:《对所与之谜的哲学实验研究》,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博士论文2014年。)

论提供了经验基础,为我们建立新的知识归赋理论提供了契机。我们拟提出的语境知识归赋直觉理论,有可能成为现有知识归赋理论中更合理、更有解释力的理论。

(3)学科发展的意义。借用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和方法,是哲学自然化的必然发展,也是知识论自然化的必然要求。实验知识论用社会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方法来检测普通大众对知识论问题的直觉,以此重新审视传统知识论问题,拓宽传统哲学研究的疆域,提供开展知识论问题研究的新机遇,有助于推动知识论的发展,有利于交叉学科的产生。

(4)方法论发展的意义。实验知识论在方法论上有重大的创新。借用康德式的话语“思想无内容则空,直观无概念则盲”提出“数据无理论为空,理论无数据则盲”<sup>①</sup>。实验知识论把实验数据与哲学思辨结合起来,产生了许多重要发现,可为哲学方法论的发展提供一条新思路。

(5)人才培养的意义。用社会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知识论的问题,有助于哲学实验室的建立。厦门大学知识论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已经挂牌成立了国内第一所哲学实验室,有待进一步发展。哲学实验室的建立可为哲学教学和研究提供一个重要的场所,可为培养追踪甚至引领前沿的、创新型交叉学科人才提供一个重要的平台,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实践操作能力、团队合作精神和道德品质。

(6)学术创新的意义。实验知识论为中国分析哲学家走向世界舞台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实验知识论要求的数据分析技术并不很艰深,要求的哲学基础并不太厚实,对哲学问题的讨论完全符合分析哲学的规范,中国的分析哲学家比较容易借助实验知识论的方法,依据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对知识论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用实证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普通大众的哲学直觉的实验知识论是当代哲学中“最令人兴奋的工作”,“吸引了最具革新精神的哲学家”<sup>②</sup>。对认知直觉的实验研究,不仅有助于国内学界全面了解这一有发展前途的工作,而且还有助于我们融入相关的国际研究活动,甚至将来可能在某些方面作出引领国际研究潮流的成绩。

###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

本书的主要研究分为知识论案例的实验研究和实验知识论的理论研究两部分。前者包括知识归赋案例的实验研究、确证归赋案例的实验研究和怀疑主义案例的实验研究;后者包括认知直觉多样性的理论解释和实验知识论的评价与展望。

知识归赋案例的实验研究。知识归赋(knowledge attribution)指对一个命题是否为知识的判定。在介评各类葛梯尔案例(Gettier's Cases)及其思辨分析后,本书对这些经典知识归赋案例进行改写,使它们符合汉语语言习惯,并以中国人为研究对象,选择性地对这些改版的案例进行问卷调查,以此来研究普通大众与知识论学家,以及中国人与西方人等不同类型的受试者对这些案例的看法是否有差异,为葛梯尔难题的解答提供经

<sup>①</sup> Jesse J. Prinz, "Empirical Philosophy and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in Joshua Knobe & Shaun Nichols(eds.),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205.

<sup>②</sup> Joshua Alexander,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2, cover, p.4.

验数据。

确证归赋案例的实验研究。确证归赋指对一个命题是否得到了确证的判定。经典确证归赋案例有银行案例(Bank Cases)和特鲁特普案例(Truetemp Cases)等。语境主义确证理论与不变主义确证理论之争,以及内在主义确证理论与外在主义确证理论之争,就是建立在不同知识论学家对这些案例的思辨分析上。在把这些案例进行汉语化改写后,本书以中国人为研究对象,分别对它们进行问卷调查,为确证的内在主义提供了经验数据。

怀疑主义案例的实验研究。在当代西方知识论中,怀疑主义的经典论证是建立在缸中之脑案例(Brains-in-a-vat Cases)和斑马案例(Zebra's Cases)等之上。分析知识论学家大都赞同“我不知道我不是缸中之脑”“我不知道这匹‘斑马’不是巧妙伪装的骡子”。分析知识论学家假定普通大众与他们一样会持有这些观点,然而,果真如此吗?国外学者所发现的哲学直觉的差异性,对这些案例是否也适应?数据对此给出了说明。

中国人知识观的实验调查。问卷调查以厦门大学文科本科生和研究生为对象,调查中国普通大众对知识定义的看法以及他们是如何进行知识归赋的。实验结果发现:(1)普通大众认为,“真”不是知识的构成要素,知识的5个最重要特征是“可传播的”“有用的”“成体系的”“确证的”和“可信的”;(2)普通大众认为,“伦理知识”和“审美知识”以及“琐碎知识”都不是知识。我们认为,真是知识的必要条件;“琐碎知识”“道德知识”和“审美知识”都不是知识;在对知识的认识上,知识论专家具有认知特权,普通大众应该接受知识论教育。

认知直觉多样性的理论解释。普通大众与知识论学家的认知直觉相同是分析知识论论证的基本预设。然而,已有的实验知识论研究表明:哲学直觉是变化的,受文化背景、社会经济地位、教育背景等因素的影响,具有多样性。认知直觉的多样性从方法论、优越心理和认知理论三个方面对主流知识论观念提出了挑战。认知聚焦效应从心理学的角度对认知直觉的多样性提出了解释。我们创造性地提出广义语境主义理论。此理论分为知识归赋的广义语境主义和知识归赋评价的广义语境主义。知识归赋的广义语境主义主张,某个归赋者对 $P$ 进行知识归赋的结果可以用函数式表示为 $ARc=f(Ac,Sc,Pc,P)$ 。其中 $ARc$ 表示某次知识归赋结果, $Ac$ 表示某一归赋者语境因素, $Sc$ 表示主体语境因素, $P$ 表示被归赋的语句即被归赋者, $Pc$ 表示被归赋者 $P$ 的语境因素, $f$ 为函数式表达符号, $ARc=f(Ac,Sc,Pc,P)$ 表明,知识归赋的结果 $ARc$ 是 $Ac$ 、 $Sc$ 、 $Pc$ 和 $P$ 的四元函数。知识归赋评价的广义语境主义认为,对某个知识归赋结果的某次评价,可以用函数式表示为 $ERc=f(Ec,Ac,Sc,Pc,P)$ 。其中 $ERc$ 表示某个特定知识归赋的评价结果, $Ec$ 表示知识归赋的评价者语境因素, $Ac$ 表示归赋者语境因素, $Sc$ 表示主体语境因素, $Pc$ 表示归赋条件语境因素, $f$ 为函数式表达符号。 $ERc=f(Ec,Ac,Sc,Pc,P)$ 表明,知识归赋的评价结果 $ERc$ 是 $Ec$ 、 $Ac$ 、 $Sc$ 、 $Pc$ 和 $P$ 的五元函数。

实验哲学的评价。实验哲学主要用社会学的问卷调查方法来检测普通大众对知识论问题的看法,把实验数据与思辨分析结合起来,以此重新审视传统知识论问题,可拓宽传统哲学研究的疆域,提供开展哲学问题研究的新机遇,有助于推动哲学的发展。能否获得真实可靠的实验数据,能否建立切实可行的实验规范与操作程序,是实验哲学立足与发展的基石,也是反击实验哲学数据不可靠的有力措施。我们站在实验哲学支持者的立场为

实验哲学的合法性辩护。

#### 四、创新与不足

本书把社会科学、认知科学的研究方法应用到知识论的研究,把思辨与实验结合起来,具有实验性和学科交叉性。其创新有:(1)系统地介评实验知识论 10 余年来的研究成果,具有补白的作用;(2)系统地研究哲学领域的性别差异,批评了用哲学直觉的性别差异来解释哲学领域性别差异的观点;(3)提出知识归赋的广义语境主义理论来解释知识归赋直觉的多样性是一种理论的创新;(4)以我们自己的实验数据批驳了知识确证的外在主义;(5)系统地调查了中国普通大众对知识定义的看法以及他们是如何进行知识归赋的;(6)以中国文化为背景,以中国学生为调查对象,在知识论上将可能提出许多不同于西方背景下的新结论,这是研究对象上的创新;(7)将对经典思想实验案例进行系统地改进,使其能适合普通受试者,用以进行问卷调查;(8)建立了国内第一所较为完备的哲学实验室。

虽然对本书的关注已有 7~8 年,近 3~4 年每天科研时间不少于 5 小时,几乎每晚做科研到晚上 11:30,本书花时不少于 4500 小时,然而,由于某些主客观上的原因,本书难免有不尽人意之处。这些原因有:(1)对于实验知识论的研究,国内研究太少,国外资料较多,对其进行筛选、理解、消化、整理、提炼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2)涉及一些对我来说是较新也较艰深的研究领域,如 SPSS 软件的使用等。为了了解并熟悉这些领域,花费了不少时间。(3)实验知识论是最近 10 余年才发展出来的,很多研究都尚待更进一步,其成果很具争议性。(4)我们在从事实验知识论研究时所做的实验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认知科学的方法基本没有用到,主要原因是我们的哲学实验室建设还刚起步,而且没有精通认知科学的助手。希望在今后知识论中国化的研究中会用这些方法来深化知识论研究。(5)分析知识论的绝大多数问题都可以实验化,而现在的实验研究刚刚起步,研究的范围相对较窄,研究的问题相对较少。(6)我承担繁重的行政教学任务。例如,分管哲学系本科教学,曾记录过一个学期开会次数,有 60 次,每次开会要用 1~2 个小时,半天时间都无法搞科研;近 4 年共举办各类学术沙龙 70 余次。正因如此,有些问题的研究可能不太全面,也不太到位,甚至在有些读者看来可能是错误的;有些表达和论述也可能欠清楚和严密。本书中的错误与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 五、其他应说明的地方

在进入正文之前还必须说明以下几点:

##### 1. 引文说明

对引文要加以说明的有如下几点:(1)原文中所有的着重号在引文中都被省略。(2)为了避免同一个英语词因翻译的不同增加理解的难度,本书对某些引文作了些修改。(3)为了避免同一意义的符号因表述的不同导致阅读的歧义或理解的困难,本书对符号作了统一。例如,同样表示命题的符号“P”和“p”都用“P”统一;同样表示“非”的符号“~”、“→”和“—”都用“~”统一。纵使在引文中也是如此。(4)为了便于读者查询原文的方便,本书尽可能详细地标明引文的出处。

##### 2. 翻译说明

“attribution”或“ascription”有不同的翻译如“归赋”“归因”“归属”“归予”等,本书翻译为“归赋”。因此,把“attributor”“attributer”和“ascriber”都翻译为“归赋者”。

实验的参与者或被调查的人,英语是用“subject”,有人翻译为“被试”。这有把参与者当作“小白鼠”之嫌,且没有看到实验参与者的主动性,因此本书都翻译为“受试者”。

“epistemology”与“the theory of knowledge”在英文中是同一种学科,本书都译为“知识论”而非“认识论”。对“知识论”与“认识论”通常没有什么区分,仅为用语不同而已。“expert epistemologists”“trained epistemologists”和“professional epistemologists”的含义都相同。

“justified”的翻译是很伤脑筋的,它的翻译有“有理由的”“(被证明是)正当的”“(被证明是)合理的”“(被证明)为真的”“提供了充分证据的”“有效的”“辩护的”“确证的”“证成的”“理据的”等。笔者认为,在知识的三元标准定义中,“justified”应译为“有理由的”“有根据的”或“辩护的”。因为传统知识论都主张错误的命题可以作为推理的前提,而由错误的前提所得出的结论只能被认为是“有理由的”“有根据的”“辩护的”或“理据的”,而不能认为是,“(被证明是)正当的”“(被证明是)合理的”“(被证明)为真的”“提供了充分证据的”“有效的”“确证的”“证成的”等。此外,在有些关于知识的三元定义的英文文献中,没有用“justified”,而是用“evidence”或“reason”<sup>①</sup>,而且朗文英语词典对其解释是“做某事有一个好的理由”和“存在或因为一个好的理由做某事”。本书采用陈嘉明先生的译法,继承厦门大学知识论研究传统,把“justification”译为“确证”,把“justified”译为“确证的”,把“justify”译为“确证”。

### 3. 资助说明

2014 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实验知识论”(立项编号:14BZX067)。

### 4. 致谢

感谢“知识论与实验哲学研究”学术沙龙第 15 期、“知识论前沿问题研究”第 3 期工作坊、2014—2017 年中国知识论年会第 1—4 期、2012—2016 年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和中华全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年会、2012 年分析哲学研讨会的师生对我提交的与知识论相关的论文所提出的建议与意见!感谢山东大学、南京大学、云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台湾大学、东吴大学、阳明大学等学校的师生对我所作的与实验知识论相关的报告所提出的建议与意见!感谢“知识论与实验哲学研究”学术沙龙第 1~72 期、“知识论前沿问题研究”第 1~4 期的讲座学者的相关讲座对本书的启发!感谢 2012—2017 年《实验哲学》研究生课程的同学对本书初稿所提出的批评与建议!感谢“知识论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和哲学实验室的成员在数据收集上给我的帮助!感谢我指导的 8 个本科生或研究生创新课题组的成员为本书提供的数据!感谢我的同事、朋友和学生为我提供采取数据的机会!感谢美国普渡大学斯托耶普(Matthias Steup)教授的工作坊,与贝格曼(Michael Bergmann)教授的本科生课程“哲学导论”和研究生课程“知识论”对本书的启发。

<sup>①</sup> John Hospers, “Argument Against Skepticism”, in Louis P. Pojman (collected), *Philosophy: The Quest for Truth* (1<sup>st</sup> edition), London: An International Thomson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99, p. 174.

# 目 录

|                                     |     |
|-------------------------------------|-----|
| 第一章 知识归赋的实验研究(上):归赋理论与思想实验 .....    | 001 |
| 第一节 纷繁复杂的知识归赋理论 .....               | 002 |
| 一、语境主义 .....                        | 002 |
| 二、不变主义 .....                        | 007 |
| 三、广义语境主义 .....                      | 013 |
| 第二节 银行案例的思想实验与各种知识归赋理论 .....        | 016 |
| 一、银行案例与语境主义 .....                   | 016 |
| 二、银行案例与利益相关的不变主义 .....              | 018 |
| 三、肖弗的对比主义对主体敏感的不变主义的批判 .....        | 024 |
| 第二章 知识归赋的实验研究(中):问卷调查之争 .....       | 032 |
| 第一节 质疑阶段:知识归赋无风险效应和凸显效应 .....       | 032 |
| 一、费尔茨和查澎庭的实验 .....                  | 033 |
| 二、梅等人的实验 .....                      | 039 |
| 三、巴克沃尔特的实验 .....                    | 043 |
| 第二节 肯定阶段:知识归赋存在风险效应或凸显效应 .....      | 046 |
| 一、皮尼洛斯和辛普森的实验支持风险效应反对凸显效应 .....     | 047 |
| 二、施瑞帕德和斯坦利的实验支持风险效应 .....           | 061 |
| 三、费兰的实验间接证明风险效应 .....               | 069 |
| 四、肖弗和诺布的实验支持凸显效应 .....              | 072 |
| 五、亚历山大等人的实验支持凸显效应 .....             | 077 |
| 六、巴克沃尔特的实验支持凸显效应 .....              | 083 |
| 第三章 知识归赋的实验研究(下):更多的知识归赋效应及解释 ..... | 086 |
| 第一节 更多的知识归赋效应 .....                 | 086 |
| 一、知识归赋的认知副作用效应 .....                | 086 |
| 二、知识归赋的场景呈现效应 .....                 | 090 |
| 三、知识归赋的人口统计学变量效应 .....              | 094 |
| 四、知识归赋不受归赋者生理性别的影响 .....            | 100 |
| 第二节 知识归赋语境敏感性的挑战及未来研究展望 .....       | 110 |
| 一、知识归赋多样性的认知聚焦效应解释 .....            | 110 |
| 二、知识归赋语境敏感性的挑战 .....                | 112 |

|                                   |     |
|-----------------------------------|-----|
| 三、知识归赋的实验结论及未来研究展望 .....          | 120 |
| 第四章 经典案例的实验研究 .....               | 126 |
| 第一节 葛梯尔案例的实验研究 .....              | 126 |
| 一、斯塔曼斯和弗里德曼的实验支持外行没有葛梯尔型直觉 .....  | 128 |
| 二、内格尔等人的实验支持外行与哲学家共享葛梯尔型直觉 .....  | 136 |
| 三、图瑞的三分结构实验支持外行与哲学家共享葛梯尔型直觉 ..... | 142 |
| 四、鲍威尔等人的语义整合法支持外行没有葛梯尔型直觉 .....   | 150 |
| 第二节 特鲁特普案例的实验研究 .....             | 153 |
| 一、主流的外在主义确证理论与思想实验中的特鲁特普案例 .....  | 153 |
| 二、实验哲学对特鲁特普思想实验的挑战 .....          | 156 |
| 三、特鲁特普案例实验研究的反思与进一步研究 .....       | 159 |
| 第五章 知识论问题的实验研究 .....              | 167 |
| 第一节 怀疑主义直觉的实验研究 .....             | 167 |
| 一、来自缸中之脑假设怀疑主义论证的直觉性 .....        | 167 |
| 二、怀疑主义论证诉诸怀疑主义直觉的普遍性 .....        | 172 |
| 三、怀疑主义直觉多样性的实验证明 .....            | 174 |
| 四、怀疑主义直觉多样性的挑战及回应 .....           | 178 |
| 五、怀疑主义直觉多样性的理论解释 .....            | 183 |
| 第二节 彩票问题的实验研究 .....               | 184 |
| 一、统计的彩票判断及其合理性说明的实验研究 .....       | 186 |
| 二、证词的彩票判断与可能性说明的实验研究 .....        | 188 |
| 三、其他统计的彩票案例及其统计说明的实验研究 .....      | 190 |
| 四、刻板说明的实验研究 .....                 | 192 |
| 五、彩票实验结果的挑战 .....                 | 195 |
| 第六章 知识定义及其他的实验研究 .....            | 196 |
| 第一节 知识定义的实验研究 .....               | 196 |
| 一、知识与确证关系的实验研究 .....              | 196 |
| 二、知识与信念关系的实验研究 .....              | 202 |
| 第二节 其他的实验研究 .....                 | 213 |
| 一、中国人知识观的实验调查 .....               | 213 |
| 二、怀疑主义吸引力的实验研究 .....              | 229 |
| 尾声 实验方法:质疑与辩护 .....               | 236 |
| 一、实验与哲学可以兼容吗? .....               | 237 |
| 二、问卷调查适合研究哲学问题吗? .....            | 239 |
| 三、大众直觉值得研究吗? .....                | 243 |
| 四、实验方法会排斥分析方法吗? .....             | 252 |
| 参考文献 .....                        | 258 |